

404711

X43
YJZ02

X43
YJZ02



暗流

〔日〕 有吉佐和子 著

亚非拉文学丛书 ·

404711

X43
YJZ02

期



暗流

〔日〕 有吉佐和子 著

梅 韬 译



C04379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暗 流

梅 韬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插页 193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书号:10313·29

定价:(平)1.45元

第一章

老阳婆婆在一处不太陡的山坡上找着一处恰好的塔米（音译）树，从怀里拉出旧报纸，揉揉皱，压在了树根上。连着好天，今儿刮的是西风，海里浪高，可山上的落叶干了。老阳婆婆从篓里拿出一把小竹耙，把塔米树周围的落叶耙耙拢，堆到树根旁；等到旧报纸全被干叶子盖实，又把手伸进篓里，这次拿出来的是个小桶子。她伸起腰干，开始朝濫褙溪那边走下去。岩石多的山上，树木也繁茂。不过，往下走着走着，树木随着稀疏起来，老阳婆婆的眼睛便渐渐开阔了。

濫褙溪是离村子约莫有一小时山路地方的一条涧溪，叫做濫褙溪的一段正好在水流稳缓的中流附近。老阳婆婆上山时，还没来的几个孩子，这会儿正在溪边草丛里蹲着。当他们一认出是老阳婆婆的身姿，就蹦出来齐声说：

“没错吧，是老阳婆婆啊。草神爷爷前的草是老阳婆婆供的吧。”

“你在干啥子，老阳婆婆？”

“你们是在干的啥子呀？”

“摘艾叶子呀。”

“干啥子呀？”

“捣菜饼子啊。”

“干啥？为了‘惠比寿讲’？”①

对小学校低班的孩子们来说，“惠比寿”这古老的话，他们听不惯。但在他们来说，与其反过来打听这话，倒不如说，更想讲讲来摘艾叶子的事。

“打鲶鱼的那天，腾不出手来，所以得做菜饼子啊。”

“没空煮菜呀，所以得做菜饼子呀。”

“因为艾叶子有维他命啊。”

“濛濛溪的艾叶子顶嫩，妈说味道可香呢。”

这岛上四季常青。秋天，艾叶繁茂得齐腰高。不知道对孩子们的说明是同意了，还是怎的，老阳婆婆不作声地走近了溪边，用提水的小桶汲起水来。

“老阳婆婆，你来干啥？”

孩子里的梅子问。她是老塔奈婆婆大儿的小女儿。老塔奈婆婆是老阳婆婆的女儿，所以梅子是老阳婆婆的九个重孙里的一个。

“来烧树的呀。”老阳婆婆回答完，就转身朝来的道走去。因为是山里，当然说不上有象条道的路。但对老阳婆婆来说，在这片跑了四分之三世纪的土地上，哪棵树，她都熟悉；哪棵树也都觉得她亲切。老阳婆婆的脚踏进哪儿，哪儿的树木森林就会给她让出道来。

“烧哪棵树呢，老阳婆婆？”

孩子们撂下摘艾叶子的活儿，都跟在老阳婆婆身后上来了。老阳婆婆爱说话，可不说废话，因为这样的问题用不着回

① “惠比寿”的意思是七福财神之一。“惠比寿讲”是旧历十月二十日，商店为了祈愿生意兴隆而举行的一种会。

答。幼小的孩子们把自己问过的话也忘了，一个一个边走边寻找哪棵树是该烧掉的，这样才说得上是教育呢。

幼树是不舍得烧的，根据树的种类，有的是烧了也没有用的。孩子们矫捷地，在山道上跑着，一心想着要是自己，烧哪棵好呢。他们眼望着山上的树木，一棵一棵地仔细端详。

“有了！”

“这棵呀！”

赶过了老阳婆婆的孩子们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根旁堆集了枯叶的塔米树。

“老阳婆婆，为啥要烧掉这棵树呢？”梅子问。在她有想不通的道理。因为塔米树长大的话，能长成一个人抱不过来粗的大树；现在还是直径只有十五英寸的小树，老阳婆婆却要烧掉它。

“瞧瞧这树梢。”老阳婆婆没多回答，从篓里拿出火柴，蹲在树根旁，点着了旧报纸的一端。然后拿着小耙，把四周的落叶耙得离火远一点。孩子们和梅子一样，照婆婆说的，半晌凝神抬头望着塔米树梢。这样，自然就能明白婆婆挑选烧掉的树的原因了。

“叶子的颜色变了。”一个男孩好容易才发现。

“老阳婆婆，为啥叶子颜色变了呢？”

“叶子变成那颜色，就要长出一大堆蘑菇来了。”

“为啥？”

“为啥？就是这么嘛。”

树叶的颜色变了。大概是塔米树的生命力——尽管它还年轻——但已经枯萎了吧。

老阳婆婆挑了这棵已经失去长成大树的前途的树木，也许

是觉得不如早点烧掉它的根，让它枯死好。不过，这样的理论，在老阳婆婆是没有的。孩子们也只是想着，这是老阳婆婆按照很早很早以前，婆婆的婆婆呀，婆婆的爸爸所说过的一样，不要忘了这叶子的颜色就是。为啥呢，有啥为啥的。这就是老阳婆婆的哲学。岛上的孩子们对这一点是很懂得的。

当火烧着了树根下全部落叶，白烟冒出来的时候，好象商量好了似的，孩子们的身影都不见了。当老阳婆婆用手把耙开了的枯叶扫拢来，压到火上，让灰、火和枯叶堆高的当儿，孩子们一个个都回来了。大伙儿把紧紧地挤在带刺的外壳里的毛栗，用裙边、用衬衫下摆给兜来了。

“老阳婆婆，放进去行吗？”

“行，可别放一块儿呀，会蹦的。朝下埋，埋到灰底下。”

“好，”孩子们照着埋好，就都围到老阳婆婆旁边坐下。

“老阳婆婆，那条褡褙溪，白子铺的老常干了啥事，你知道吗？”

“嗯，咋个不知道。”

“白子铺的老常，啥事？”

“冲挂面来着，冲挂面的。”

“冲挂面，咋个冲法？”

白子铺老常在褡褙溪冲挂面的事儿，凡是这岛的人，没个不知道的。但白子铺老常是个啥样的人，冲挂面是咋回事，那就连大人们能说得头头是道的也不多。所以，孩子们就打算趁这机会听老阳婆婆唠一唠。

“白子铺老常哇，听呀，犯了谋杀女婿的罪呢。冈山青天大老爷判的呢，判到这岛上来充配的呀。”

“是个坏女人吗？”

“嘿，坏的是女儿白子铺的阿熊啊。那是她的亲夫呀，嫌他碍事就谋杀了的呀。”

“为啥碍事呀？”

“要说白子铺，是伊势那块地方的木材铺。老常和阿熊都是胡花乱用的家伙，拿金子当水似的花呀。好大一份家当都花光了。这才招了个带着聘金的女婿，聘金五百两。”

“五百两，是多少钱呀？”

“可是了不起的一笔大钱呢。”

老阳婆婆一五一十地把白子铺母女干的坏事说给了孩子们听。原来是为了图钱结的亲，除了五百两，都是碍事的。这就把女婿给杀害了。孩子们都气愤愤地开始骂道：真是个好女人，真是坏蛋。

“连冈山大老爷都说是个坏透了的女人。这才把白子铺阿熊判了在日本桥①旁斩首的罪，用锯子锯死的。”

“锯子锯？咋个锯法？”

“锯子架在肩膀上，嗞一嗞一咕一咕地锯死的。”

“可吓死人了。”

“啥子，啥子吓死人的。干了坏事还不该当的？江户②的人都去看了。没一个人说声可怜的。那时候，阿熊穿的是一身黄八丈③。”

“八丈岛的吗？”

“谁说不是。就为这，打那以后，好一阵子，黄八丈的价钱

① 在东京都中心。

② 江户即现在东京的旧称。

③ 八丈岛出产的手工制的条格纹布料。

都落了。八丈岛的人给压了价又压价，简直弄得没法过活了。”

栗子吱吱地开始裂了口。孩子们忽地站起来，暂时都一心想着从火里往外扒栗子。

“别扑散了火，轻轻拿，光拿栗子呀。小鬼，叫你们别扑开了火，还不懂？”

老阳婆婆不住声地喝嚷到孩子们把栗子都扒了出来。

孩子们一边呼呼地吹着烤栗子，一边又围到了老阳婆婆身旁。老阳婆婆也不知多会儿抓了个栗子，边剥着皮边接着往下说：

“阿熊判了死罪，她娘老常发配远岛，来到了这岛上。白子铺的买卖原是由老常硬当的她男人的家，泼辣麻利，好一把手啊。也不知人家搞的啥个路子，来到了岛上，吃的、穿的，都是打老家送来的。要啥有啥，过得好不阔气排场。赏完紫藤花，来个啥子歌会的，在褡褛溪里冲起挂面招待岛上当官儿的。”

“挂面咋个冲法呀？”

“把挂面从溪上流一点一点地往下流冲，在溪流的下一头，用筷子夹起来吃呗。夏天褡褛溪的水，你们可不知道哇，多凉啊。涌出来的泉水，天下哪有这么个阔气的吃法呀。”

“好吃吗？”

“还能有个不好吃？御藏岛的水就是好嘛。伊豆七岛的清水泉呀，就这个岛上有啊。岛上的官儿可乐了，都合计着咋个能让老常回她老家去。老常这女的，可是个有才有能的呀。”

“冲挂面，咋个是阔气呀？”

“咋个是阔气？那阵子岛上比这会子更缺吃的呀；比这会子更穷更苦呀。流配来的人差不多都饿死了呀。”

“为啥岛上的人不帮一把呢？”

“岛上的人呀，瞧你，自己的肚子填得饱填不饱都说不上
的日子呀。流配来的人可真够呛的啊。”

“哼。”一个男孩独自个儿闷头在想。可是，老阳婆婆还
在接着说白子铺老常的故事。

“老常回到老家以后，给岛上的人送来了谢礼——蚕豆。
‘看见天空想起人，过日子忠实仔细’的意思啊^①。回老家去的
流配犯人给岛上捎来礼物的，就老常一个人呢。”

“老阳婆婆，见到过老常吗？”梅子问。要是见到过，那
么，作为重孙女的梅子，多少也能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嘛。从前
吃的东西缺，过着苦日子的老话，当岛上的孩子们刚懂得分辨
是非的时候，就说给他们听了。要说给这儿连豆子都送来了，
那老常可不成了岛上的恩人了吗？

“别胡扯啦。老常的事儿是江户时代呀^②。婆婆是明治十
七年生的人^③，不要搞错了。”

“那么说，老阳婆婆上学了吧^④。”

“嗯，当然上了的呀。”

“老阳婆婆书念得好，跳了两班呢。从一年级一下跳到了
三年级的呢。”

梅子得意洋洋地对朋友也吹擂着。

“真的吗？”

“真的又算得了个啥呀。到十岁才上的一年级嘛。会念书

① 日文蚕豆的“蚕”字发音和“天空”的发音一样，“豆”字的发音有
“忠”和“仔细”的意思。

② 江户时代（1603—1868）。

③ 明治时代（1868—1910），明治十七年即1884年。

④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开始普及教育。

也算不了个啥呀。”

“咋个十岁才上学呀？”

“俺们那阵子，几岁该上学，没个准呀。”

“为啥呀？”

“啥个为啥的，就是那么样的呗。”

从刚才起一直保持沉默的男孩，这时，好容易吐掉嘴里的栗子涩皮，朝着老阳婆婆发出了他闷了好半晌还想不通的问题：

“咋说岛上比这会子还穷？俺真弄不懂。这么不方便，人说象这样的要啥没啥的地方，哪儿也找不到。爸爸、哥哥都这么说的。老阳婆婆，真的从前比这会子更什么也没有？”

“真没有嘛。俺象你们这样大的时候，岛上就比这会子穷。船比这会子的船小，隔多少日子都不来呀。这阵子，你们呢，真是从前比都没法子比的方便了呀。”

“咋个呢？”

“自来水呀、电灯呀，不是打七年前就有了吗？俺们是得到山里去提水，顶在头顶上，一天得奔上几十趟呀。到后来真觉乎着脖子都给压短了。织起布来，一天黑就得住手。晚上全靠鳀鸟油的灯光干活儿，那够多暗呀。这会子，你们啊，管啥时辰，一拧，吧嗒就亮开了，这不是文明嘛，跟东京一样呀。”

这一下，孩子们都哄地笑了，反驳开了。

“咋个跟东京一样呀。老阳婆婆没见过东京才这么说呢。东京啊，有汽车啊，有大洋楼啊，穿着高跟儿的鞋走路呢。净是岛上没的东西呀。”

“太阳楼①是啥子？”

① 孩子们说“大洋楼”是日文从英文音译的外来语，老阳婆婆不懂英文的外来语，听成了“太阳楼”。

“高高的美国式的房子呗。有上十层呢。电梯自个儿会动的。俺哥说他们毕业旅行坐过的。在东京有百货大楼呢。”

“可你们瞧，岛上哪家都有电视机吧，这不就是东京、就是美国一样，坐着就能看的吧。咋说不是文明？”

“老阳婆婆，那为啥俺哥俺姐初中一毕了业^①就上东京去呢？俺们也就是在学校的这阵子在岛上呗。”

“不兴走，别想走的事。”

“人家笑话呀，老阳婆婆。毕了业，在岛上干啥子活儿？啥也没有嘛。拿啥子买米呀？”

“种黄杨树卖钱不就行了？御藏岛自古以来就这么过着来的呀。”

“就这么才穷下来的。”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搅和着，哈哈笑着。但是老阳婆婆看也不看地拍拍给烤焦了的栗子皮弄黑了的手掌心，站起来，拾起枯树枝，开始扑灭塔米树根上剩下的火星星。孩子们往嘴里塞着栗子，一个劲儿地嚼着，一边望着火灭了没有。老阳婆婆把手心压到灰上仔细地按了按余烬，看了看。过了一会儿，拿起小桶，十分小心地把水泼到树根上。树根不时地发出哧哧的声音，就是说，还留下有小小火苗的证据。树根上冒起了水蒸气般的白烟。

孩子们看着老阳婆婆又提着水水桶朝濫褰溪边走，象是要去提水的样子，都惊讶地问：火都灭了，干啥还要水呢？

“灭是灭了，不灭净了不行。”老阳婆婆严肃地回答。

“灭是灭了，不灭净不行。”孩子们觉得老阳婆婆的说明

① 日本普及教育达到初中。

有意思，学舌地重复了一遍。这一来，孩子们又哄地大笑起来。

“有啥子好笑的？剩下米粒大的火星星，就能烧掉整座山呀。山烧掉了还行吗？御藏的御山是宝山呀！”

“是不是因为有黄杨和桑树？”

“是呀。黄杨，你瞧，跟金子一样价钱的树呢。就这御藏山上，密密麻麻种得满满的啊。桑树，你瞧，大正天皇^①登位大典，现在的天皇陛下登位大典^②，都是从东京献上的名贵产品呀，珍贵的树呀。御藏的黄杨和桑树，你瞧，日本第一的上等货色啊。”

烧掉这样的树木可不行啊。在山上使用过了火，一定得小心又小心地扑灭干净。所以老阳婆婆又拨开树下的草丛，朝着隘楼溪走下去。

孩子们吃完烤栗子，就怂着梅子摆弄开老阳婆婆的背篓。老阳婆婆的背篓赛过个魔术篓，里边放着五光十色的宝贝。对孩子们来说，在山里遇到老阳婆婆是比什么都快乐的事。因为手巾、旧报纸、火柴、手锹、斧子、镰刀、砍柴刀、除虫药、化学肥料、旧杂志、铅笔和本本，这些东西全乱七八糟地装在篓子里，方块糖、炒豆子、干芋头，有时候还有牛奶糖什么的，都用大包袱皮裹得紧紧的塞在里边。当梅子从上面一件一件往外拿的时候，孩子们都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直愣愣地瞅着。

“有了呀！”

“啥？”

① 大正（1911——1925）。

② 昭和（1926——）。

“还不知道呢。”

眼熟的一个布包袱皮包包拿出来了。因为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孩子们都踮起脚来。

“烤饼啊！”

三块有孩子手心大的面粉鸡蛋加砂糖烤的烤饼，直接包在包袱皮里。梅子用熟练的动作一掰两半，掰开来分给孩子们，最后的半块放进自己嘴里，再把拿出来了的别的东西胡乱地塞进篓里。然后，孩子们一齐朝着褊褊溪跑下去，摘艾叶子去了。

半路上，梅子遇到了提着盛了水的桶子往回走的老阳婆婆。默默的梅子接过曾祖母的小桶走回塔米树的地方。两人都没说话。就是不说拿掉了篓里的烤饼，老阳婆婆也早就知道给孩子们拿掉了的事，所以心里带着谢意，对提过了水桶的梅子，却没说谢谢。

老阳婆婆肯定火灭净了，然后把篓里的东西塞进小桶，再把小桶收进背篓，背了起来。这会儿，已经看不见梅子的身影了。

褊褊溪岸旁，孩子们不声不响地摘着艾叶。从树林的空隙刮来的风，吹到水边格外的冷。

“回去了吧，”老阳婆婆象一个人自语般地说着。孩子们也许没有听见吧，谁也没应声。不过，婆婆毫不在意地，顺着沿褊褊溪的细长却看得出小路的山道开始往下走去。

约莫三十分钟，道路忽然亮开。老阳婆婆在道旁一座堆起的石块前，合合掌，从那儿供着的几根草里抽出一根，扔进背上的篓里。因为这就是草神爷爷。在进山前，给草神爷爷供上一根草，求他老人家保佑进山平安；从山里回来的时候，抽出

供过了的草来表示感谢保佑。——岛上的人进山都这样。

老阳婆婆在草神爷爷前歇歇脚。婆婆从差不多能把蹲在道旁草丛里的自己埋起来的深草里，摘起明日草的嫩芽来。

明日草，是只在伊豆七岛上才生长，内地看不到的，一种可以吃的野菜。坚强的劲草，今天摘了，明天又会长出芽来，所以叫做明日草。岛上的人们都是这么想。整年都有。夏天，虽然发涩，冬天就没了苦味，绿葱葱的，叶子和根茎都嫩嫩的，正是最好吃的季节。在御藏岛，不论是山上、野地、村的小道，遍地生长，是人们常吃的。

由于摘明日草一点也不费力，不大一会儿，老阳婆婆手里就满满的了。她轻轻地装进背篓。这一次，小心地把明日草老了的根茎上带着的种子摘下。这些样子和大小都象稻壳的种子，还带着青色。但是，如果种的话，就要趁着青青的时候，才是播种的时期。御藏岛上的黄杨树和明日草，虽然都是自生自长，但究竟还是人种植出来的东西强。在老阳婆婆是相信这一点的。

道上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梅子出现了。

“一块儿回去吧。”

“嗯。”

孩子们在草神爷爷前，一下一下地点着头，把供的草，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有的含在嘴里，有的举起来上下摇晃着从山道上走下去了。

御藏岛的山道、村路都是险峻的。方圆四里左右的小岛上，有一座海拔八百五十点八米的山。这是仅次于八百五十四点三米高的八丈富士的伊豆诸岛的第二座高山。人们可以将御藏岛看成全岛的高山。岛周围叫做海蚀的崖，是被黑潮急

浪冲削而成的悬崖绝壁。远远望去，它很象一只覆着的饭碗。岛周围海深一千多米。若从海底测量，约莫有二千米的这座山，上面的八百五十米就是形成御藏山的部分。由于它耸立在大海中，所以御藏山无论是山道、是村路，都是险峻的。

孩子们各自背着孩子们的篓。这是一种鱼篮式、口微微收拢的竹篓，式样和老阳婆婆的差不多。他们小腿飞快，不管绕多远的道，也不会落在老阳婆婆后面。婆婆虽有在草神爷爷前等一会孩子们的心，孩子们却没有关心婆婆脚步的意思。人人高声谈笑，在坡道上跟滑行一般奔了下去。

“喂，等等，快瞧，富士山呀！”

老阳婆婆尖声呼唤，叫得孩子们回过了头来。

这时，放眼远眺，一座巍巍高峰兀立，婆婆的手指正朝海那边指去。

晴空大海，望得见浮出海面的神津岛、新岛和大岛。大海今天潮流湍急，被人们叫做黑濑川的黑潮，清晰地涌起一股触目的海流。这股支流灌到前边三宅岛和御藏岛之间。这又叫做海暗的黑潮，每当它乘上了从秋刮到冬的西风风势，就会兴风作浪，改变白海颜色。潮水眼看着流了过来，这样天时的一片晴空，这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轮廓分明地看得清云天阴霾时难得见到的伊豆半岛和孤岛的姿态。此时，在这岛影的对面，顶峰上戴着皑皑白雪之冠的富士山，在秋天的万里碧空下，从微微铺展的青青山麓的原野呈现出来。面对着一朵云彩也没有的天空下，无比皎洁净丽、称为灵峰、一如文字表现的端穆壮美的富士，孩子们屏声静息、半晌茫茫，被伊豆秋景吸引得出了神。

老阳婆婆好容易赶上了孩子们，便从他们身旁挤过，打路旁岔道朝山上走去。

“老阳婆婆，你上哪儿去呀？”梅子问。

“去看黄杨树。来！”

孩子们又一个一个跟在婆婆后面走上山去。

走出树木稀少的山路，每隔半间^①的距离，种植着黄杨树树苗。树苗还不到二英尺高。梅子转过身对小伙伴们解释道：

“这是东京阿浩叔叔的孩子的黄杨树啊。老阳婆婆给种上的呀。老阳婆婆哇，添一个重孙子就给种上一千棵黄杨树呢。这是三年前阿浩叔叔家添了个男娃子的时候种上的。”

“那么，梅子也有黄杨树吗？”

“嗯，在上南乡去的半道上，俺也有一千棵的份儿。是吧，老阳婆婆？”

“可不是嘛，都跟梅子的胳膊一样粗了呀！”

梅子是个不怎么胖的孩子。她的胳膊给海潮盐水灼得黑里透红，肌肉结实。孩子们觉得怪有趣的，想量量梅子的胳膊有多粗，梅子怕得叫着跑掉了。孩子们一边淘气地追着梅子，一边就这样在山路上跑着下了坡。

剩下了老阳婆婆，这才独自个儿一棵一棵仔细端详着三年前种的黄杨树长得怎么样了。老阳婆婆的大女儿老塔奈婆婆有四个孩子。小儿子就是梅子的爸爸，接受这种下的黄杨树的重孙子的爸爸是老塔奈婆婆二儿子浩次。浩次十四岁上东京以后，就在东京找了工作，在东京结了婚，五年才不过回到岛上一次。得这份黄杨树的重孙子还一次也没到岛上来过，所以老阳婆婆连看都没看见过。名字是听到过一次，可给忘掉了。但是，每当上山来时都要来看看，长得虽然慢的黄杨也渐渐地增添了

^① 日本的长度单位，1间=6尺=1.818米。